

# 「滬上往事」外一章

## 吳四寶在北方

趙宗鼎

### 廁身軍旅當個司機

中外雜誌第十三卷第六期，及第十四卷第一期，連續刊載萬墨林先生撰寫的「滬上往事之十六、七」，所述無惡不作的漢奸吳四寶，於敵偽時期在上海所製成的腥風血雨躍然紙上，讀後誠令人毛骨悚然，恨不得有食其肉而寢其皮之慨。因此也勾起了我一段往事的回憶，現在我就記憶所及，特地把萬墨林先生沒有寫出來，吳四寶亡命北方的另一章補敘出來，俾作中外補白。筆者在民國十八年春間，供職於國民革命軍第五路軍總指揮部交通處，當時的職務是管理科長，我的業務是管理無線電，有線電及電話隊各類通訊器材及油料，另外還有一個汽車隊。所有各類運輸車輛，以及總部各級主管所乘坐的轎車統由管理科指導調配，我記得汽車隊的管理員姓徐名阿金，江西九江人，性情非常凶悍，滿臉雀斑，生有一身極為強壯的肌肉，他管理司機非常嚴格，不獨能言善辯，而且孔武有力，所以一般司

機對他都極為畏懼。因為當時第五路軍尚沒有辦駕駛訓練班來訓練汽車駕駛，所有司機都是從臨時招考或各方推荐而來的。因此如果沒有一個強悍點的管理員來管理，是無法駕馭那班三三五五的司機的。第五路軍總指揮部是駐在北平順承王府，交通處也就設在王府內偏西的一部份平房裏面。有一次我奉命要到天津去接收前任白崇禧將軍移交的一部座車，因為白將軍離職的時候是乘前座車往天津再南下的，所以這部座車也就一直放在天津日租界一家洋行裏。我找徐管理員阿金要他派一名能幹點的司機隨同前往天津辦理接收車子的工作，徐就派了一名叫吳雲甫（四寶本名）還不過三十來歲，身體非常結實，一臉橫肉，眼部我還看不出有什麼凶光，真想不到他會就是後來十惡不赦的大殺胚。他隨我到天津以後，我們是住在日租界的國民飯店，他隨我去辦理接收工作，到還精明能幹，衝勁十足，不過講起話來總還離不了滿口上海灘上的三字經，一聽就知道他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我們在天津一共住了五

天，將車子接收完畢後由他試車，檢查，還開去略加修理然後駛回北平，我就是由他駕駛坐這部車子回北平的，他的駕駛技術到還不壞，我們在平津道上天南地北的談了一些租界裏五花八門的問題，他告訴了我天津租界裏的「白相人」與上海租界裏「白相人」不相同的地方。他雖說得天花亂墜，對我來說卻沒有留下什麼太多的印象。但是他在閑談間却始終沒有流露出他在上海如何如何的情形。

### 八大胡同又闖了禍

回到北平不久徐管理員就徵得我的同意，派吳雲甫為參謀長晏勛甫座車的司機，在這段時期他還表現得不錯，也沒有出過甚麼大的事情，不過吳雲甫喜歡賭博，間常發生一點小的糾紛，都是經我調處而解決。有一次我因為要到中國銀行提取一筆經費，要徐管理員派一部車子應用，適巧晏參謀長這部車子有空，徐就派來給我使用，

由吳雲甫開車同往中國銀行提取，我們回程的時候在一條馬路的十字路口，前面突然有一輛汽車緊急剎車向路的中央一橫，吳雲甫眼明手快，立將我們的車子迅速向右急轉，改從另一條馬路走了，使我莫明其妙，當時我就問吳爲何急於改道而行，他說科長你不知道前面突然車橫路中，很可能是有計劃的劫車行動，所以我立即改道急駛，像這類的情事上海時有所聞，我不得不特別小心，經他說明之後我始恍然大悟，因此我內心也就非常佩服他的機警。又有一次不知怎的吳雲甫忽然跑到前門外韓家潭一家清吟小班，與一名叫梅妃的妓女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糾葛，並且打爛了妓女戶一些茶杯玻璃等等，因而被憲兵拘押在憲兵隊，經憲兵隊打電話來要我們領回處理。我接到電話後立刻派徐管理員將吳領回，經我詢問原因後，徐管理員堅持將吳雲甫立刻開除，我當時答復徐管理員說容我考慮一下再作決定，老實說我心裏是不願意開除吳雲甫的，因爲我是基於下列的幾點理由：

(一)當時在北平招考軍用司機非常困難。

(二)吳雲甫的司機技術甚爲優良。

(三)吳雲甫爲人非常機警而且年輕力壯。

徐管理員離開我的辦公室不久，吳雲甫接着就來到我的房間，他大概已知道徐管理員要立刻開除他，他向我報告說：「科長我這次因爲幾個朋友中有一位『同參』弟先要回上海去，我們幾個人爲他送行，在前門外一家飯莊多喝了幾杯酒，飯後大家高興，同往韓家潭妓女家治遊。不料出了一點糾紛，我願意接受科長的任何處分，並願書寫

一份悔過書，以後決不再犯，但請科長千萬不要開除我，因爲我在上海犯了一個小小的案子，尚未解決，因此不能回家，請科長一定要成全我。」我聽了他的報告以後，就告訴他；等我和徐管理員研究後再說。吳走了以後，我馬上找徐管理員進來，把吳向我的報告詳細向徐說明，問徐此人是不是非開除不可？徐的答復到還乾脆，聽科長的意思，我無意見。因此吳雲甫的工作也就穩定了下來。

### 命案已了向我辭職

第五路軍在北平不久，就奉命由津浦路南下，開到了山東的兗州住了一段很短的時間，我們知道兗州離曲阜縣很近，並有公路可通。有一天我正與幾位至好的同事在研究想同往曲阜瞻仰聖廟和聖府，並參謁孔陵。吳適在旁自告奮勇的說：「他曾去過曲阜，知道這條路的途徑。如是我們大家都同意請吳開車同往，我們經過簡單的籌備，並攜帶了一架照相機及野餐點心等：一同出發，我們到達聖廟的時候，入內參謁聖像，吳雲甫突然向聖像恭恭敬敬的磕了四個頭，並且口中念念有詞，好像是在默默的禱告。究竟他口裏念的是什麼，也祇有他自己才知道，我們事後也沒有一個人去問過他。在聖廟孔陵拍了很多的照片，並在聖府與七十七代衍聖公孔德成先生一同拍了一張紀念照片，我記得孔德成先生當時可能還沒有超過十歲，我們在曲阜大概盤桓了十幾個小時，大家興盡返抵兗州的時候，已經夕陽西下了。

在兗州住了一段很短的時期，總部又奉命經徐州轉隴海線，開到了平漢與隴海交匯點的鄭州，駐在鄭州期間，另一總部司機與吳雲甫又在火車站前一家萬年青澡堂內發生一件打傷茶房的案子，經憲兵隊調處，賠償醫藥費一百六十元了事，所幸負傷不甚嚴重，也就不了了之。我在鄭州住了不久，又奉命要到漢口去購買一批通訊器材，及汽油機油等等，在臨走的前一天，吳四寶知道了這個消息，他突然跑到我的辦公室來找我，他說報告科長，我決定不幹了，我想同科長一同到漢口，再轉船回上海去。我當時問他爲什麼不幹？他說不瞞科長說，我在上海是打死了一個人才逃亡出來的，現在事過境遷，我上海的朋友已經爲我斷了這件命案，昨天我接到上海方面的來信，我可以無事回去了，請科長特別幫我這個忙，我會永遠感激你的。吳四寶離開我的辦公室以後，我立刻找徐管理員，詢問徐對吳四寶的去留意見，徐的答復還是聽科長裁決，我無意見。我看吳的去志甚堅，祇好准了他的長假，我們去漢口是函請鄭州鐵路管理局掛了兩輛鐵棚車，準備由漢口裝運器材回來，吳就是和我一同搭乘這兩輛鐵棚車去漢口的。在火車上無事吳四寶一直和我閑聊上海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大亨在租界裏的權威，和他們遍佈上海的學生如何的服從領導。老實說我既不在幫，對青紅幫的情形一無所知，祇好存一種姑妄言之姑聽之的態度，笑笑而已。我們在火車將要到達漢口大智門車站的時候，吳四寶對我說：科長火車到了站，請您慢點下車，等我先下去打個電話，要我的朋友把旅館房間訂



好，派車子到站上來接您。

### 同往漢口排場十足

當時我也沒有思索的順口答應了他，我們在車站候車室等了不久，果然風馳電掣的開來了一輛漂亮的「雪佛蘭」黑色小轎車。在當年「雪佛蘭」轎車是足夠氣派的車子，並不是一般普通人可以隨便享用得起的。司機是一個西裝筆挺的英俊青年，吳四寶和他談了幾句話以後，就用手一招，叫車站上的人立刻將我們的行李搬上汽車，直駛中山路大華飯店。就我的記憶所及，當時的大華飯店好像是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樓，算是漢口的第一流飯店。汽車到達以後，吳四寶將我引入一間很大的豪華房間內，我看了這種場面，心裏着實有點生氣的對吳四寶說：「你事先也不徵得我的同意，你為甚麼在這樣豪華的飯店開一間這樣大的房間，你考慮了沒有，這種房間我住得起嗎？」吳四寶滿臉笑容的對我說，科長請您不要誤會，他們到這個飯店來開房間，我也事前一無所知，是漢口朋友爲了招待我而開的，一切開支統由他們負擔，並不需要我們花費分文。他雖然作了這樣的解釋，但我內心始終覺得不太妥當，不過我不好當場說明，我祇是說有點要事必須外出，準備晚間再來將行李取去，吳堅要我回到飯店來晚餐，也被我設辭婉拒了，吳見我一定非離開不可，乃告訴我剛才坐來的那部車子，現仍停在門口，科長可以隨便使用不必付錢，小費飯錢我會給他。我不好一再拒絕，怕他說我不近人情，祇有上車，但我坐到路程不遠的一位

朋友家裏，就要司機將車子開回去了。我當晚辦完了事情以後，大概在晚間十時左右，去到大華飯店取我的行李，推開房門一看，使我大吃一驚，原來房裏坐了幾個花枝招展的女人，正與吳四寶和幾個男人在談話調笑，房裏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堆滿了各種禮品及罐頭水果等等。吳四寶見我回來趕忙起身招呼，並爲我一介紹，某某是某行的經理，某某是某洋行的買辦，某某又是某店的老闆，因爲事隔四十多年，我也無法追憶，大概他們都是當時武漢三鎮有頭有臉的「同參」，和他們「同參」的兄弟。我和他們閑談了一會，就準備趕快離開，吳四寶堅持不可，他說我在隔壁已經另開了一間房，這間是專爲科長住的。他說着就立刻起身，拉我到隔壁房間去看，祇見房裏的人很多，他們正在賭博，有一桌是麻將，另一桌是「梭哈」，還有些人坐的坐站的站，以及橫睡在床上談話的，滿房烟霧迷漫令人頭昏，使我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心想他們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因此更堅定了我必須立刻離開那裏的決心。

### 「小小餐會」筵開八桌

吳見我非走不可，乃問明我的住址，將我的行李送上原來的那輛轎車，關照司機送我。第二天吳四寶一早就來我住處，因我不在，他留了一張請帖，是當天下午六時請我在杏花樓晚餐。當時漢口的杏花樓也是大大有名的菜館，吳大約恐怕我不會去赴約，他當天下午就一直坐在我的住處等我，我記得大約是四點多鐘返回住所的。

他一見我高興極了，他開門見山很坦白的對我說：「這次漢口弟兄們聽說我吳四寶來了，大家都很給我面子，所有武漢三鎮識與不識的弟兄朋友，都來參加歡迎我的行列。我已經告訴過他們，科長是我在流亡北方時期，幫了我不少的大忙，才能度過這一段極爲艱苦的日子，因此他們也不把科長看成外人，大華飯店開的房間科長沒有去住，他們派的車子科長也沒有一直坐用，使我和他們都非常難過，今天晚上的這個餐會，請科長一定要賞光，否則我的面子實在難看了。」我看他語出至誠，祇好答應。我們是準六時一同去到杏花樓的，主人都已到齊了，筵開八席，確是上等的酒菜。他們相互敬酒，猜拳行令，熱鬧非凡。我周旋應付以後，祇好先行致謝辭出，他們告訴我，飯後還有餘興節目，我實在未便參加。吳四寶在漢口祇就攔了三天，就乘坐太古公司的輪船「襄陽」號去上海了。他在臨行前向我辭行時對我說：「我這次在北方承蒙科長特別照顧，我是一生都不會忘記的。我將來如有寸進，一定要好好報答科長，我目前忽忽回到上海，住處未定，所以無法留下通訊地址，將來科長有機會到上海去的時候，祇要打電話到任何出租汽車的車行，問他們的負責人，他們就會把我的住址告訴科長的，我祇要知道科長在上海的住地，我馬上就會來看您。」可是我與吳四寶分別以後，就一直沒有去過上海，等到八年抗戰勝利還都，我去上海的時候，吳四寶的墓木已拱，祇聽說他那狼天狠地的妻子余愛珍席捲所有的血腥錢，逃亡在日本開夜總會去了。